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44061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44069

出版时间：2004-1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南帆

页数：196

字数：1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内容概要

每个人都可能看到自己的世界，每一个时刻都可能重发现世界。

这是部分章节背后存有附录的原因。

附录的内容大致是另一个时间，另一个地点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谈论，可以与正文相互参证。

几篇附录是作者摘自父亲的手记，另外几篇附录是作者以往写下的文字。

读这本书我们也许会消耗许许多多，记忆和思想被重新犁过一遍，掩埋已久的岁月再度翻开了，笑声的确不多，叹息和沉重的感慨洒满了纸面。

人这辈子肯定会有这么一本书，也只会有一本。

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一定会明白，为什么作者这样说。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作者简介

南帆，本名张帆，现居福州。
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。
已出版著作、散文集多种。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书籍目录

- 1、最后一个码头 附录：父亲手记（一）
- 2、疼痛的飓风 附录：那一张床空了（节选）
- 3、轻松的遗忘
- 4、父亲属蛇 附录：找到与丢失（节选）
- 5、另一种形象 附录：父亲手记（二）
- 6、读书与革命 附录：父亲手记（三）
- 7、朋友如手足 附录：默契的朋友（节选）
- 8、大学的又一个传统 附录：分量
- 9、那个时代的爱情诺言
- 10、把心交出来
- 11、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 附录：父亲手记（四）
- 12、第一课 附录：父亲记手（五）
- 13、一念之差 附录：父亲手记（五）
- 14、文字魔咒
- 15、只欠东风
- 16、沉默是金
- 17、渺小的焦虑
- 18、龙卷风 附录：危险的戏剧性（节选）
- 19、相片恐惧症 附录：瞬间的永久
- 20、孤单的木板房 附录：城市与山
- 21、空白的问题
- 22、两套生活 附录：快！
- 23、病情与人情 附录：父亲手记（六）
- 24、逝者如斯夫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章节摘录

你走了，叫人很难相信。

那还是昨天、前天的事，你还在那样地诉说，那样地呻吟，那样地呼叫，那样地恳求，那样地叮嘱，那样地示意；你的容忍，你的愁苦，你的牵挂……一切都是那么活生生的，在这个世界上就这样抹去了？

世界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；如果有，我倒略可安慰。

可是我从不相信还有什么另一个世界。

这就是我的悲剧所在。

父亲那个时候不仅艺高胆大，而且时常风光地抛头露面——当翻译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，这个城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和市民听不懂北方话。

北方干部做报告需要方言翻译。

父亲的第一个翻译对象是省委书记。

渐渐地出了名，父亲成了北方干部与这个城市工人之间的语言桥梁。

并肩与各种头面人物站在讲台上，模仿他们的手势和口吻滔滔不绝。

那时的父亲声音嘹亮，神采奕奕，踌躇满志，如同一粒饱满的种子立即就要脱颖而出。

父亲肯定没有料想到，这就是他最为辉煌的时刻。

不久以后，上帝轻轻地弹了弹手指，这粒种子骨碌碌地滚到了一个水泥旮旯里面，再没有发芽的机会。

剩下的日子里，这一段短暂的翻译生涯成了父亲的收藏之中最为贵重的记忆。

我相信曾经有过一个意气风发的父亲。

我固执地寻找这种父亲的形象。

我无法想象的是两种父亲形象之间的落差。

哪一天开始，父亲变得目光黯淡，忧心忡忡了呢？现在，我终于明白，解释父亲形象的转折就是这本书的使命。

附录：父亲手记(二) 1953年，大张旗鼓的“三反、五反”运动进入了对不法资本家反“五毒”阶段。

福州市在现在的“五一广场”召开五万人大会，全市通过有线广播家家收听大会实况。

大会由市委书记主持。

省委书记也到场，但不露面，而是隐在“健身房”内，省委宣传处长在场内骑着自行车往来于“健身房”与主席台，传达省委书记对于会议的指示。

广场南端新搭一座高大的主席台，分两层。

下面一层留给被批斗的资本家坦白用的，只设了麦克风。

第一层后面搭起的第二层才是真正的主席台。

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全场，还可以看到第一层发生的一切。

主席台设两部麦克风，一部由市委书记用，另一部由我用来翻译。

今天的翻译有些特殊。

市委书记交代：我向全场翻译他的讲话，还要把坦白人当场用福州话坦白的内容翻译给他听。

同时，翻译市委书记的讲话时，他厉声。

我也要厉声，他大骂，我也要大骂！作为全省全市资本家的典型，当天上台坦白“五毒”罪行的大小资本家共六名。

第一个重头戏是福州市爆竹行C老板。

我不断地把C老板的坦白翻译给站在旁边的市委书记。

突然，书记一声凌厉的断喝，连珠炮似的责问、揭露打断了C老板的坦白。

我立即就仿照书记的腔调厉声用福州话断喝、责问……坦白又继续了，我立即又变个角色成了坦白人的传声筒，突然一阵大骂，我又马上换个角色……全场只有我最忙，说的话最多。

C老板下去了，换一个上来，每次都得才丁断好几次。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其中居然上来一个我的初中同学X，广东人，这时已经当上老板了。

他是用普通话坦白，我还得把它翻译成福州话当场向全下广播。

六人中有的坦白从宽的典型，有的是顽固不化、从严处理的典型，市委书记的口气、腔调、说法都不一样，我演戏似的鹦鹉学舌跟着转场。

通常说好翻译的标准是所谓“信达雅”。

从我的特殊对象出发，我以为应把“雅”改为“俗”。

我就是倚重这个“俗”字，博得广大工人和市民的欢迎。

我的口译不完全只是把应译的话变个话音，还时常要找到相应于北方话的福州话语汇，许多都是“土白”。

许多“土白”是写不出的。

它们往往只在没有什么文化的那一阶层人群中流通。

一般的“学生哥”说不来，甚至难得听到。

如果翻译得准确，给听者的印象特别深，而且会记得很牢，过后还津津乐道。

我之所以熟悉这类地方群众语言，主要得益于小时喜欢听“福州评话”。

评话的语汇极其丰富、通俗，许多只有音而写不出字，可是生动得很。

解放后，我在工人中混的时间多了，出于做群众工作的需要，也用心学着说。

我的这个特点，至今一些工人老朋友还印象深刻。

紧张的气氛终于酿成了一个事件。

某一天半夜，报警的钟声响彻校园。

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学生宿舍。

所有的学生都被集中到食堂，特务按照黑名单捕人。

抗议、逃跑和特务示威的枪声混成一片。

这大约是父亲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场面。

L君和父亲都未曾列入黑名单，但是，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憎恶有增无减。

大夏大学的学潮肯定使国民党当局深为恼火。

没过多少天，当局借口局势紧张而宣布大夏大学解散。

父亲短暂的大学生涯就此结束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父亲就读的大夏大学旧址。

一条小河横穿校园，波光粼粼，两岸柳树依依。

暮色溶溶之际，这是我散步的必经之路。

河上一个小亭，刚刚修缮不久。

父亲说，当年他曾经拍摄了一幅这个亭子和水中的倒影，相片冲洗出来之后入选大夏大学的十幅校景之一。

父亲于1949年离开大夏大学，我于1982年踏入华东师范大学。

三十二年的沧桑，今夕何夕？父亲的皱纹写在脸上，感慨存在心上；我的皱纹写在心上，感慨落在纸上。

附录：分量 1977年的夏季，我是一个手执镰刀、衣裳褴褛的农民伫立在田头。

我的手心结了很厚的老茧，内心日甚一日地迟钝。

恢复大学考试的传闻断断续续地飘来，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。

“大学”这个字眼距离我的生活已经十分遥远，我从未觉得那一圈围墙里面还会和我有什么联系。

我的理想是争取做一个不坏的木匠。

可是，消息日渐一日地明朗，周围都在蠢蠢欲动，考试终于成了一件事。

当然，也就是一件可以试一试的事情而已，我不允许自己寄予过多的乐观想象。

那时已经没有志气将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家作为后半生的偶像，学术如同天方夜谭，大学录取的真实意义是口粮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。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我不敢轻易地相信命运的慷慨大方。

我的父母亲曾经作为下放干部滞留乡村多年，我深知要将户口搬回城市会遇到多少额外的麻烦。这是中断了千年之后的大学考试，预测的录取率不会超过十分之一。

这个数字倒是没有吓住我，这个数字比我可能返回城市当一个工人的概率高得多了。

温习功课的时间不长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。

我自恃比别人多读了一两首唐诗宋词，中学曾经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，于是决定报考中国语言文学系。

有趣的是，功课温习奇怪地召回了我的数学兴趣。

我徜徉在一批数学练习题之间，乐不思蜀，以至于不想理会我从未读过的历史与地理。

幸亏妹妹及时提醒了我。

她报考的是理工大学，但她认为我的数学水平早就不亚于她了。

日后得知，我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；数学方面的超额收入恰好补偿了历史与地理的亏欠。

这也算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了。

奇怪的是，现今我再也记不起我是在哪一个考场进行大学考试——估计是我插队所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或者中学。

记住的竟然是考试前后的一些零星片断：时常忧虑准考证丢失，惧怕政治审查受阻而面对表格愁眉苦脸，体检时就着水龙头喝一肚子凉水降低血压，因为嗅不出三个小瓶子里汽油、酱油和水的差别而大惊失色，如此等等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这一切要比那几张考卷凶险得多。

忙乱过去之后，我就不愿再想这件事了。

天气逐渐凉了下來，一年将尽，似乎没有人知道这次考试的结局是什么。

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，我在另一个知识青年家中闲扯。

他忽然提到，为什么这么久了竟然没有大学发榜的消息——莫非又有了什么变卦？这话惹出的焦虑让我有些坐不住，我起身回家——到家的时候恰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薄薄的一张纸片：厦门大学中文系。

悬在半空中的情绪突然松懈了，一时百感难言。

这一刻开始，我才真实地掂量出这场考试的分量。

哈姆雷特的“ To be or not to be ”意味了什么呢？

他似乎正在思考生活下去是否值得。

如果一个时代如此不堪，人们有权利选择不活。

多数人掌握不了历史，那就退而求其次——那就掌握自己好了。

自杀是选择一时的痛苦解脱长久的痛苦。

自杀，把脸从一个如此不堪的时代那里转开，这就是对于世界的评价。

所以，加缪认为，自杀与否是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。

哲学式的自杀通常难免一死。

这种自杀是深思熟虑、多方衡量之后的结论。

从第一个闪念开始，哲学式的自杀就是进行式的。

自杀的愿望如同癌细胞不屈不挠地繁殖，拦也拦不住。

哲学式的自杀来得及精心设计各种独具一格的形式。

上吊，卧轨，利刃剖腹，服用安眠药，把煤气管含在嘴里，选择一个风景如画的大桥跳下去，用一根筷子深深地捅进自己的鼻孔，将一管猎枪顶住下巴扣动扳机，如此等等。

哲学式的自杀死得从容不迫。

某些特工或者间谍被捕的时候咬破了藏在衣领上的毒药，这仍然可以归入哲学式自杀的范畴——不仅因为蓄谋已久的设计，同时还因为一个基本的判断：囚徒的生涯不值得眷恋；囚徒的痛苦和耻辱远远超过死亡。

相对地说，另一种自杀是爆发式的。

短短的某一个时刻，精神或者肉体仿佛再也迈不过一个坎了。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无法忍受的剧痛，一片混乱的思想，喘不过气来，一切都在崩溃，整个世界仿佛开始了古怪的抽搐。彻底的绝望夜幕一般地罩下来——死亡的念头突如其来地覆盖了全部领域。

除了自杀，没有任何别的出路。

几分钟之内，命悬一线的危机不可思议地降临。

这就是爆发式的自杀。

但是，如同父亲身上发生的那样，这种绝望来得快，往往去得也快。

只要有一个小小的障碍——例如，父亲同事的目光——干扰了自杀的冲动，水银柱就会迅速地降下来。

。风波平息。

精神渐渐稳定。

爆发式自杀如同心脏病的突然发作。

尽管险象丛生，然而，如果及时服用硝酸甘油片，挨过了这个关口又可以再活几十年。

爆发式的自杀念头通常是在一个异常的环境之中产生。

这种环境如此无理、蛮横、粗暴、残忍，历史一下子变得如此可鄙，这一口气实在吞不下去。

心理的狂躁突然势不可遏。

自杀，用死亡作为抗议——愤怒就是在这个时刻一下子漫过于理性的堤坝。

爆发式的自杀不存在一个周密的设计。

几乎可以说，父亲的自杀念头很大程度上是被那一扇窗户挑起来的。

幸运的是，那一扇窗户对于父亲的危险诱惑仅仅存在了几分钟。

许多人听说过歌德的例子——他在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的写作之中释放了失恋的沮丧，挣脱了自杀情结的追踪。

歌德为什么比自杀名单上的那些作家幸运，这是文学教授们的题目。

尽管文学教科书还没有给出一个定论，但是，自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流行之后，文学有助于解除焦虑的观点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。

父亲打消了自杀情结与文学无关。

然而，必须承认，随后而来的文学阅读对于他的精神平衡肯定大有裨益。

三百天的后期，看管渐渐有些松懈，不再有人跟着父亲进食堂或者上厕所；阅览室也开始允许父亲进入。

父亲争取到了借书的权利，每次一本。

父亲记忆之中，阅览室约有八九个书橱，藏书千余本，算个小图书馆，绝大部分是文科著作。

父亲大约两天可以读一本。

因为担心过于招摇，父亲不敢频繁地换书。

一个傍晚，父亲顺路拐入阅览室时发现，管理员不在，书橱的钥匙扔在那里。

父亲打开书橱取出一本小说，离开时干脆将钥匙带走。

此后，父亲总是在人们吃晚饭的时候偷偷来到阅览室换书。

白天他先到阅览室侦察哪一橱、哪一层的哪一本，晚饭时摸黑进来，打开书橱用手摸着数到第几本，新旧对调，不过一二分钟。

延续了几个月，父亲基本读遍了 this 阅览室的藏书。

令人惊异的是，这一场鬼鬼祟祟的阅读竟然始终没有被发现。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编辑推荐

在这个“小资”泛滥、“布波”风行、似乎人人都愿意轻松遗忘的年代，南帆长篇纪实散文《关于我父母的一切》，注定是一部让灵魂沉思的“内心之作”。

“历史”这个词，拨开来，是凝重记忆。

那些日子是由那代人一块块砖头垒起来的，可触可感，然而，这一切对于今天已经如此陌生，犹如另一个世界的天方夜谈。

的确，他们的历史正在下沉，正在丧失重量而变成一抹轻盈闪烁的倒影。

眼花缭乱的时尚后面，大面积的社会性遗忘症正在开始……

<<关于我父母的一切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